



沙尘暴，我永远的诅咒

□ 蒋秀中 《甘肃审计》编辑部



风是什么？庄子说：“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也就是说，这大地喘着粗气，不喘则已，喘起来就万物应和惊天动地——这大概就是古人最早对风的解释和形容了。而今，风的肆虐，已成为全球人类一大景观。上世纪末，当圣诞节前欧洲人正为新千年来临祈祷的时候，一阵百年未见的飓风，拔起了成千株凡尔赛宫前的参天大树，吹塌了巴黎圣母院的峭拔而巍峨的塔尖。天文学家告诉我们，那次飓风中心所宣泄的近乎狂暴的能量，可以点亮整个欧洲城乡的灯火，法国人春天般的笑脸变成了肃杀的隆冬。那是一个灰暗懊丧的圣诞节，人们在火炉前发出无奈的叹息。

然而，那次风暴没有挟带沙尘，因为那是大西洋在抖动。春天来临，渐觉和暖，岸柳抽丝吐绿的时节，那中国西北的，夹持着雪山寒流的高压气流倾泻着、呼啸着，像洪水溃堤，猛兽脱栏，席卷着一路的沙尘，以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势铺天盖地向东扑去，使日星隐曜，山川震栗。天，一时昏昏黄黄，风，像黄河的浊浪。刚才还是万里无云，转眼变成天地无光，两三步之外，看不见人影。沙子钻进了牙床，尘土迷住了眼睛。满街的汽车拼命打着喇叭，在黄风阵里寻找着方向；失掉光亮的两只大灯，像泡在了浓茶里的蛋黄。谁能说春天里只有温情脉脉的“吹面不寒杨柳风”？

这造物者的“造沙运动”指向中国的北方，似乎从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刘邦与项羽打了五年仗后当了皇帝衣锦荣归他的故里小沛后，在家乡父老面前击筑而歌，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时，“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刘邦这个只有三句的《大风歌》，被后世赞为具有“王者之风”的绝唱，而这个已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绝唱便是以“大风”起兴的。可以说明那时的大风不但干预着人们的生活，也困扰着人们的精神，包括当了皇帝的人也不例外。这大风“入世”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亘古以来，我们赖以生存繁息的地球，展开着一场绿色和黄色的殊

死决战。哪儿有绿色，哪儿必然水源充足，碧波荡漾，那是生命滋衍的乐园；哪儿有黄色，哪儿一定海枯石烂，江河枯竭，那是生命凋亡的墓地。当我们伫立罗布泊旧址，西北望两千年前的楼兰古城，用感叹弹唱楼兰的衰落与今日的枯寂。风沙吹过的大地，那些曾经的生者已了无踪迹，只有那昔日断墙残垣的城楼默默地伫立在流沙深处，在夕照中顾影自怜。那英武的汉人都护、剽悍的鄯善国使者、城楼呜咽的号角、远方悠悠的羌笛，还有那“马蹄哒哒，驼铃声声”，商贾使节络绎不绝的楼兰城的富裕和繁荣，都带着楼兰姑娘神秘的微笑沉埋于历史的尘沙。然而，远古这儿也曾水光浩淼，一片葱茏。夕阳西照下的水中游弋着打鱼的帆船，丰饶的草原奔走过围猎的人群，缭绕过袅袅炊烟。有横笛牛背的少年，悠悠地，从天地间穿行而过，有长袂飘举的妙龄少女，走在水草丰美的田间，悄悄咀嚼年轻的心事……然而大风刮过，大地只留下了一些梦幻般的痕迹。“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几百年后王之涣的咏叹。楼兰被湮没了。和楼兰同时兴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尼雅、卡拉当格、安迪尔、古皮山等繁华城镇也都先后湮没在了近代的沙漠之中。岁月，以枯燥的沙粒记数，曾有过的王国之夜的珠光宝气，只不过凝结一梦而已。

沙尘，它的名字叫无情，那是天成的无情而盲动的无生物，当他们被飓风卷起的时候，他们集体性的盲动构成了最明确的目标——破坏。中国的半壁河山早已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植被消亡、碧水隐迹、水土流失、绿荫消遁。而沙漠的东进矢志不移，正以飞快的扩展速度“兵临城下”。那曾经的“黄河两岸，沃野千里”已被一代又一代的挖掘而被毁得面目全非。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的甘肃中东部地带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变成了“万丈厚土，寸草不生”。人们曾在戈壁沙漠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可见连戈壁沙漠在几千万年以前，也是一片大木擎天的森林和大沼深泽，是巨无霸恐龙生活的乐园。那时在宇宙中地球是一颗绿翡翠似的大陆和蓝宝石般的海洋镶嵌着的晶莹绚丽的行星。而今，海洋的蓝宝石色泽由于油垢和化工废渣的污染而变得晦暗，大地的绿翡翠色泽已由于全球性的沙尘飞扬而枯黄。抬眼望，平沙莽莽黄入天。从非洲撒哈拉沙漠到阿拉伯到戈壁沙漠已然连手，非洲中部隆赫勒地区沙漠将与我国内蒙地区牧场沙漠遥相呼应。接近赤道的全球热带雨林已经濒临灭绝。十八世纪欧洲探险家所描述的亚马逊河流域森林的奇幻景象早为陈迹；中国的西双版纳地区的热带雨林已几乎不见。全球雨量的减少，水源的危机，饮用水的奇缺，是全球沙漠化的前兆。中国渤海倒灌的现象即将来临，那时，人们的饮用水不知从何而来？黄河，我们的母亲河、乳汁渐干，年年断流，而降雨季节泥沙俱下，正预示着来年更为久长的断流。

人类的科技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人类也在贪婪的欲望和永不满足的追求享乐中自毁家园。科学是智慧的宝库，也是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灾祸就会飞向全世界。人类发明了种种工具，挖掘出大自然用亿万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宝藏——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各种矿物质，人类为自己取得的这些成就而沾沾自喜。然而，谁能断言那些狼藉斑斑的矿坑不会是人类自掘的陷阱。人类的智慧在互为因果的怪圈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决海救焚，焚收溺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无为而无不为”。这“无为”思想就是顺应自然，尽可能不要用主观人为的东西去干扰自然。而我们人类却过分地触动了自然，甚至破坏了自然亘古不变的均衡。我们过分地使用了我们的小聪明，又过于缺乏大聪明。正像一个仰面唾天的人，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这口痰必将落在他自己的脸上，让他掉进他自己挖掘的陷阱。因为大自然的旗帜上永远书写的原則是：让作恶者自己惩罚自己！

地球并不大，一处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使另一处生态环境失调，水，将不择地而流；沙，将不择天而飞。我们人类是否真的有必要砍伐那么多的森林，开采那么多的石油？我们是否有必要捕杀那么多动物供自己暴殄天物、裘衣革履？我们可否少用一些药品、补剂，多一点自然强身、自然康复和自然适应能力？我们能否少一些盲目竞争，多一些协调合作。少一些舒适享受，多一些自然适应，少一些噪声刺激，多一些天鸣地籁，少一些精神紧张，多一些宽松闲适，少一些人为强制，多一些自然分布？对于庄子所说的“大块噫气”、“万窍怒号”的话，如果细细体味其意，就不难知道那原是说人而不是说风的。他指出的是，在刮风时所以会出现“万窍怒号”，皆因为万物各有自己的这样或那样的“窍”，有这些不同的“窍”，就会对风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与回响，刮风时，万物乱叫乱吼，这其实是“感其自取”，风又何尝咬声过？看来，人们自己把“万窍”疏理得通畅些，那风也不至于动辄狂吼怒号了。

本栏编辑/付 敏
E-mail:jx-fm@163.net